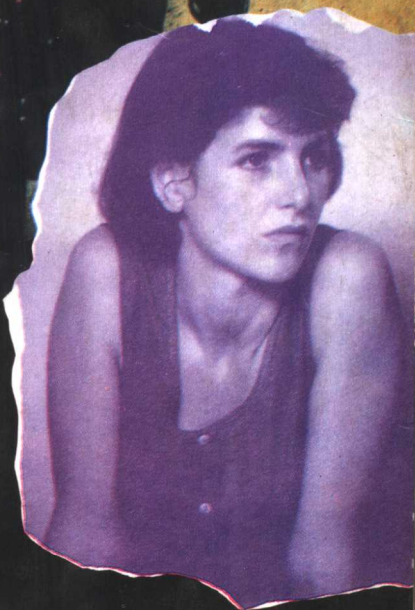


杀手

【美国】艾菲·约翰斯 著

英美社会纪实小说丛书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I 712.45

125

「美国」艾菲·约翰斯 著

丁文 译

杀手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 05 号

杀 手

[美国]艾菲·约翰斯 著

丁文 译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: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

三明日报印刷厂印刷

(三明市下洋新泉路 6 号 邮编:365001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7.25 印张 2 插页 148 千字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300

ISBN 7-80534-955-X

I·850 定价: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内 容 提 要

联邦调查局特工马克·史蒂文·普特南为达到飞黄腾达、出人头地的目的,不惜违反工作规定,以不正当的性关系控制、操纵线人苏珊·史密斯,因此破获了数起银行抢劫案,名声鹊起。马克达到个人目的后,立刻冷落了苏珊。不料轻浮的苏珊此时已经怀孕,并以此要挟普特南,希望继续与其来往。马克担心事情闹大,将影响他的美满前程,气急败坏之下,残忍地杀害了苏珊。最后普特南在舆论的压力和良心的谴责下,终于供认了所犯罪行,被判处 16 年监禁。这是发生在美国的真人真事,轰动一时,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的社会问题。

第 一 章

弗里伯恩座落在历史上闻名的哈特费尔德—麦考依区的中心地带，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乡野小镇。在这里，突如其来的杀身之祸，家族夙怨引发的种种纠纷斗殴，屡见不鲜。凡是在这里住过的人，对这一切触目惊心的杀戳场面迄今依然记忆犹新。弗里伯恩建于1911年，最初命名为里斯，以纪念里斯·哈特费尔德其人。1932年，又易名为弗里伯恩*，炫耀此地藏量颇丰的易燃煤。小镇地处偏僻山区，远离都市，这里的400名居民办事极为不便，要么驱车到30英里外的派克维尔，要么跨过西弗吉尼亚州州界，前往梅特万。弗里伯恩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面斜坡，这个地区是溪流汇集处，水力资源丰富。溪流从平均高度为1500英尺处倾泻而下，每条溪流的底部平均高出海面700英尺。

苏珊·丹尼尔斯是哈特费尔德家族族长，号称“魔鬼安塞”哈特费尔德的后裔。这位早已作古的族长的墓地设计得别

* 弗里伯恩：英文是易燃煤的意思。

有一番风味。陵墓设在西弗吉尼亚州洛根县，墓头耸立着一座意大利大理石塑成的大胡子族长雕像。由于他的猝然辞世，两大家族的仇怨便成为百年不解之谜。有人说，两家冤仇是因一头猪而起。这头猪原本是麦考依家的，后来竟被关进哈特费尔德家的猪圈；也有人说，他们势不两立的仇恨起源于美国内战时期。当时哈特费尔德家族为南部联军效力，而麦考依家族却归属北方军队的麾下。

尽管众说纷纭，有一点倒是能达成共识的，那就是，他们的不和在1882年才开始。当时“魔鬼安塞”哈特费尔德的哥哥艾利森·哈特费尔德身上被捅了36刀后惨遭枪杀。那天正值派克县喧嚣一时的选举日。“魔鬼安塞”盛怒之下召集族人，强行扣住干这事的麦考依家的人，把他们捆绑在麦卡尔县附近的巴婆树上，私刑处死。麦卡尔县离弗里伯恩仅一箭之地。物换星移，时事变迁。迄今为止，在这个依旧闭塞贫瘠的山沟里，人们渐渐憎恨这块声名狼藉的土地。他们洗心革面，试图冲刷血腥世仇种下的恶果，还原自己一身清白。然而，不容置疑的社会现实是，现代人终日从影视上接触暴力，目睹仇人相残的刺激场面，因此，对哈特费尔德—麦考依家族的遭遇饶有兴趣。在他们看来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令人难以置信。

无论如何，塔格谷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段充满喧嚣与骚乱的历史的。数十年来，派克县巡回法院书记处记录了不胜枚举的枪杀案，令人不解的是，每年的遇难者都是循规蹈矩的平民百姓，他们都没有过任何挑衅斗殴行为。年复一年，列入备审案的谋杀与误杀源源不断。这种突如其来、胆大妄为的暴力行为大大限制和干扰了人们正常的社交活动，同时也

导致爱好和平安宁的人纷纷外流，其中大多数人举家北上，因为那里的工作容易找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血腥厮杀使外来者望而却步，当地人心惊肉跳，终日在刀剑的夹缝间苟且偷生，暗暗祈求上帝赐予他们真诚与善良。为了避免与仇家联姻，一时间，“近亲联姻”成为时尚。弗里伯恩及其周围无处不聚集着一大堆堂表兄弟姐妹、姑姨婶婆、叔伯舅公。

煤矿工业不景气导致严重的经济萧条，矿区里的工人们大都孤立无援，只能坐以待毙。经济衰退以来，无数矿工失业，不得不仰仗于救济金和社会安全保险金。没有人为如此落魄的生活感到耻辱，因为这种现象比比皆是，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。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居民们穷惯了，他们一贫如洗，不再在意别人抛来的白眼。随着四季更迭，时光流逝，经济持续不景气，变革的希望越来越小。

到了 60 年代，苏珊·丹尼尔斯出生时，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出肯塔基州东部的出生率在全国名列前茅，与其贫困程度恰好成正比。苏珊是丹尼尔斯家九个孩子中的老五。她其实是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的梅特万城，后来父母携带着襁褓中的她迁移到弗里伯恩的山谷地带，即巴尔伦希河附近。在她略懂事时父亲西迪·丹尼尔斯就因胳膊受伤而被解雇。

“我为了养活九個孩子在矿下拼命工作，但终究还是入不敷出，”西迪无奈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。“每逢周末，我还得马不停蹄地砍伐采矿用的木材，赚点外快贴补家用，四肢经常累得像散了架似的。”

西迪·丹尼尔斯是一名矿工，在大柯利尔矿务局和伊斯坦波矿务局工作了整整 18 年，患有矿工中的常见病——肺气

肿。这种病的主要症状是肺部氧气流通受到阻隔。由于西迪吸烟，所以没资格申请得到矿务局的任何赔偿。他尽可以打官司来赢得自己的合法权益，但他太穷了，请不起律师。

苏珊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失去工作，闲在家中。在她幼小的心灵里，父亲一直没有事做，却还得抚养一大群“小兔崽子”。救济金是她家经济生活的唯一来源。由于长期的井下作业，矿工们目光浑浊，肺部充满煤尘颗粒。在笼子般的矿区里做苦力，他们的脊梁骨被压弯了，而且经常得跪着，甚至趴着、躺着工作。对西迪·丹尼尔这种身体欠佳，不能干重活的人来说，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还不如闲坐着领取救济金划算。

西迪跟其他上了年纪的失业矿工一样，是被逼入困境的。他们的孩子早就懂得救济金是他们生活的唯一保障。苏珊·丹尼尔从小也谙熟此道。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成年后更加懂得如何巧立名目地钻空子，赚取各式各样的公共福利。贫乏落后的教育体制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，骗取政府津贴，比比皆是。在这个充斥着邪恶与腐败的社会圈子里，像苏珊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根本没有过真正值得选择的机会，永无出头之日。当然，除非他们背井离乡，把这里的亲友全抛在脑后。

“倘若我们的生长环境不同——倘若我们能拥有一份自豪感……”苏珊的姐姐卡拉一度愤愤不平地抱怨道，“然而，在我的记忆中盘旋的总是没完没了的救济金。我对父亲的工作没有一丝印象，只记得他能领到社会安全保险金，而且精通这类门道。”

卡拉戏谑她母亲特蕾茜是一条“转运带”，总能为了多拿一点钱，机械地运送出一个又一个孩子。显然，苏珊当时尚年

幼，没有觉察母亲的用心良苦。她爱特蕾茜和西迪，毕竟她没有像哥哥姐姐们那么苦过。

“我们总是穿着破鞋子去学校，常常遭人讥笑，”卡拉满腹辛酸地回忆往事。“如果父亲有工作，如果他能多给我们一些生活保障，那该多好啊！我们家每个狭小的房间都得摆两张床，兄弟姐妹挤在一起睡觉。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只能收到三个频道。冬天，我们靠一个旧煤炉取暖。你不能不承认，那样的生活很难熬。”

但是，苏珊在童年时似乎没有过分追求优越的物质生活。作为一个小姑娘，她有过生日晚会、圣诞树以及床边《圣经》。她对此比较知足了。他父亲在山谷入口处盖了一栋小木屋，让孩子们同睡一间卧室，有足够的衣服鞋帽防晒御寒，也有各式玩具供嬉戏玩耍。全家一日三餐，虽是粗茶淡饭，小木屋里却总是洋溢着浓浓的天伦之乐。孩子们吃饭时排队，像军人一样遵守秩序，填饱肚子并不成问题。特蕾茜操持家务，烹饪所有食物。丹尼尔斯家没有像富人那样的“奢侈享受”，但没人挨饿受冻过。

这并不是说苏珊家不穷，他们的生活依然十分不方便。在山谷居住区，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，没有洗衣机和其他现代化的家用电器。丹尼尔斯家，至少得两个孩子睡一张床。但苏珊似乎习以为常，心满意足了。

“她的成长无忧无虑。她喜欢上学，爱去图书馆借书，整天看书，”西迪回忆说，“她热爱读书，喜欢学习新东西。她想当一名秘书。她小时候就爱谈这个。”

然而，到了十岁左右时，苏珊开始变了。她越来越不满意

自己的命运。虽然西迪和特蕾茜生活拮据,但还是想方设法,竭力满足苏珊的种种要求。在弗里伯恩长大的孩子大部分已习惯穿从庭院集市买来的旧衣服,但苏珊却受不了,非得去梅特万城的大商店里买衣服。她要穿得得体。

“她想拥有上乘物品,我们只好带她去梅特万城的霍普斯百货公司。那时候的东西倒是挺便宜的。只要花五块、十块美元,就可抱回一大堆东西,”特蕾茜记得,“小苏珊常常撑一把阳伞,乔装打扮一番,手臂挎着旧钱袋,四处招摇。她心里明白这里条件不好,但她仍然能得到新衣服、洋娃娃、三轮脚踏车,她还有一大帮兄弟姐妹。她实在过得不错。”

苏珊的少女时代,丹尼尔斯家煞费苦心,以求温饱。所幸的是,他们一家人还能自给自足。西迪每年养一头猪,男孩们会帮他屠宰。他还种了不少蔬菜瓜果。苏珊与姐妹们一起,帮妈妈砍大白菜、摘水果、浆果,做果冻、果酱,把腌好的菜装进罐子里。全家每周去一趟梅特万城,挤在西迪的奇威牌货车里,进城购买生活必需品:如面粉、猪油、盐巴、肥皂、牙膏、洗发水,等等。其实,丹尼尔斯家的生活并不是真的那么糟,住在山上的其他人家比他们艰难多了。苏珊家还不致于用不上电或室内盥洗用具,也不是说他们不会安排。九个孩子一起分担家务事,减轻妈妈的负担。女孩子整理打扫房间,清洗、折叠衣服;男孩子则负责房子里外和修理用具。

丹尼尔斯家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有许多天真无邪的童趣。他们在房子四周的荒地里捉迷藏,争先恐后地进行爬山下山比赛,小心翼翼地跑过河流上架起的吊桥。尽管他们的住处远离繁华都市,但是在巴尔伦希河畔那里,他们想要的都有

了。西迪甚至驯养一匹小马驹，让孩子们练习骑。对童年时代的苏珊来讲，弗里伯恩的生活虽单调乏味，却是很宝贵的。地处大沙地的塔格岔口景色优美，环境静谧，具有偏僻的整片处女地的魅力。苏珊对住在那里感到无比惬意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煤矿工业自动化日益普及，派克县不少居民不得不搬迁移居，另谋出路。不论是远在他乡的，还是滞留原处的，大多数人一直为自己曾经属于这片土地感到欣慰，因为阿巴拉契亚山区里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世上难得的。山区的清晨，云雾缭绕，好似一条雪白的丝带在山间穿行，高耸的山峰依稀可见，朦胧中仿佛顶着象牙色的云雾晨帽，在木屋上方冉冉升起。山青水秀间，人们户外活动丰富多彩。他们忙不迭地钓鱼、狩猎，享受大自然的慷慨恩赐。

人们迷恋山区的另一个原因是，这里的风土人情与美国其他地区的截然不同。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人秉着“古老世界”的价值观，家庭观念极强。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，你处处都能体会到亲密与温馨，这种温情你只能在其他地方的极少数核心家庭里才能找到。在弗里伯恩及其附近，朋友邻里守望相助，是都市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。让别人借用汽车，免费帮别人带小孩，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金钱、食物，甚至留宿，分文不取，不图回报。这种现象更是司空见惯。

虽然局外人都会以为这一切都是令人难以相信的，但是塔格谷的人热爱这里不像样的街道，并称之为家，因为在这里，随时都会有人主动伸出援助的手，展露温馨的笑容。当然，这里还时常回响起悦耳的、颇具特色的“山地音乐”。这种音乐的产生可追溯到几百年前，它带有浓厚的怀旧曲调，山里人把

它当作自己的音乐。每逢周五晚上，声乐家们欢聚一堂，在稍加改造的木屋里演唱传统山歌。他们的音乐是独一无二的，是山区生活的产物，与现代流行的商业音乐大相径庭。

苏珊·丹尼尔斯 15 岁在弗里伯恩小学毕业后，便到几英里外的菲尔普斯上中学。然而，据说她“上到初二”就辍学了。在学校里，苏珊曾经是啦啦队队长，颇有人缘。她父母以此为荣，甚至舍得给她添置一整套队长的正规行头。苏珊很擅长为球队加油，而且极具感召力。她虚荣心强，喜欢站在比赛场的观众席上，吸引男孩子的目光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她与身边众多的少男少女一样，没有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。

“苏珊 15 岁时，就已经在弗里伯恩邮局门口，公然跨上肯尼思·史密斯的摩托车。后来，她自己会去肯尼思的活动房屋，一整天都在里面与他厮混，”西迪气愤地讲述着那段不愉快的往事。“我要她念完书，竭尽全力地把她拖走，押回家。但她不愿意跟我们呆在一起，伺机溜出去，径直乘车去那个混蛋那里鬼混。我当时真是气坏了。”

苏珊涉世未深就被肯尼思·达雷尔·史密斯迷得神魂颠倒。她对肯尼思一见钟情，当时他 22 岁而她只有 15 岁。肯尼思为人粗俗，却能向苏珊指出生活的规则，因为他很懂得生活。他相貌英俊，留着乌黑长发，迷人的绿眼睛摄人魂魄。他经常头戴牛仔帽，脚踏牛仔靴，T 恤衫的袖子里总是揣着一盒香烟。苏珊是在镇上叔叔的赌场里与肯尼思不期而遇的。西迪的弟弟，查理·丹尼尔斯开了一家赌场，每逢周末，当地人会聚在那里，一起玩扑克牌。肯尼思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赌棍、大骗子。他的腰包里总是塞着鼓囊囊的现钞，整天都泡在赌

场。

肯尼思还贩毒，有 PCP —— 一种动物镇静剂，可卡因、大麻以及一些酸性药品。不久，苏珊就被过早地诱入属于成年人的世界，终日沉迷于性交、吸毒与摇滚乐中。她向肯尼思献出处女的贞操后，开始一天找他好几次。肯尼思的活动房屋处于肯塔基州莫杰斯提克镇，离弗里伯恩只有几分钟的路。起初，苏珊只是去那里与肯尼思共度周末，后来干脆插手为他打点毒品生意。

“我当时赌博贩毒，就这么谋生，”肯尼思对其从事违法交易供认不讳。“那时苏珊 15 岁，我不在家，她就替我照顾生意。想当初，把药卖给谁无关紧要，最关键的是得保证不断了财路。我有时星期六会回来一趟，苏珊总能交给我 1800~2200 块美元。她喜欢插手生意，因为她能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”

这是苏珊第一次接触毒品。她酷爱那种腾云驾雾、高高在上的感觉，更热衷于由此赚大钱。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刺激。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能昂首挺胸地踏入精品屋，坦然自若地挑选名贵服饰。她像一名被禁锢多年的购物狂，杂乱无章地抢购东西：牛仔裤、首饰、鞋子……应有尽有。肯尼思怂恿她只买“最好的”。后来，他发现苏珊竟然在梅万特城的国家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，但他对此并不计较。

“我那时真他妈的能发财，一下子拿 1000 块去赌掉实在是小事一桩，消磨时间呗。”肯尼思滔滔不绝地吹嘘自己往日的财大气粗。“我出去就买东西送人。跟朋友去喝酒，买单我全包了不算，还要坚持买贵重礼品送他们。我的钱多得可以拿来烧。”

尽管苏珊的日子看似悠闲自在、丰衣足食，但是她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法估量的。她再也回不了自己的家。西迪觉察到史密斯从事非法买卖，而且女儿与他关系暧昧，于是不由分说地把苏珊逐出家门。由于她与肯尼思的关系还没亲密到同居的地步，只好四处寻找栖身之处。

头一年，苏珊住在姐姐雪尔比·吉思家。雪尔比那时与当地的一位年轻人詹姆斯·哈丁结婚，但婚姻并不美满。苏珊有时也会跟表姐维尔茜住一阵子。维尔茜是问题女孩，后来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。约翰尼·布里斯汀及其妻子偶尔也会收留苏珊。有时不但为她提供住宿，三餐膳食，还慷慨地拿钱援助她，特别是肯尼思外出进货时。显然，苏珊在16岁时就已是远近闻名的人物了。有一次，她向约翰尼开口要50块钱，遭到拒绝后竟然想勒索他。

“她去找我妻子，妄称我强奸她，这当然是弥天大谎，”约翰尼提起此事还怒容满面。“最后我逮住她，坚持要她在我妻子面前澄清一切。事后，我再也没有跟她过意不去。”

与苏珊来往六个月后，肯尼思卖掉在肯塔基州莫杰斯提克镇的活动房屋，两人一起搬去跟他母亲贝蒂·史密斯住。在弗里伯恩的塔格河沿岸，贝蒂布置了一个舒适简朴的家。两个年轻人的卧室有独立出入口。肯尼思母亲的生活来源完全仰仗于肺病救济金和社会安全保险金，日子还过得去。肯尼思的父亲去世得早，他做了25年的矿工，退休时只落下个驼背。现在，贝蒂为儿子和苏珊打扫房间，洗衣做饭，三个人共同生活了七八个月，生活待他们不薄。这对情人像两个大嗓门的小孩子，要么成天看电视消遣，要么出去贩毒赚大钱。

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当肯尼思与苏珊尽情享受安逸生活时，不可避免的灾难终于降临了。肯尼思被逮住了。1979年11月27日，他被指控从事非法交易。

“他们给我安上罪名。我被铐去派克维尔时，身上、家里都没被搜出毒品。但是，他们有两个证人，声称在佛罗里达州向我买过毒品。我根本没见过那两个混蛋。”肯尼思恨恨地抱怨。

然而，他的犯罪记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，他曾经把PCP卖给派克县的一名便衣侦探。

肯尼思1979年被捕后，他弟弟罗依花5000块钱才把他保释出来，但他在预审前就逃之夭夭了。1980年3月，缉拿他的告示随处可见。出逃前，肯尼思给苏珊买了一张单程车票，让她去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门罗，找他哥哥罗杰·史密斯，在他家住一阵子。送苏珊上火车时，他说要去西弗吉尼亚州普林斯顿的姐姐艾琳娜家避避风头，然后再去门罗与她会合。

然而，过了好几个月，肯尼思根本忘了自己说过的话，因为他正与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，就呆在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附近的埃利斯顿。守在门罗翘首盼望的苏珊越等越不耐烦，也越来越不安心，后来决定搬出罗杰家，自己在门罗的肯塔基炸鸡店找一份工作，与女伴住在一起。苏珊刚刚一个人出去闯天下时，心里充满恐惧与寂寞，日夜祈祷着肯尼思的早日到来。

果然，苏珊搬走不久，肯尼思的确出现在路易斯安那州。他仔细揣摩了好几天才决定重新找回苏珊。他一踏进快餐店，从天而降似地出现在苏珊面前时，她欣喜若狂。

数小时后，这对情侣又重拾旧欢，言归于好了。深爱着肯尼思的苏珊不敢过问他这么长时间无影无踪，到底在干什么。

不敢惹他生气，只在心里认定他漂泊不定是因为在逃亡。她完全被蒙在鼓里，根本不明白自己只是肯尼思的幌子。其实，她并不具备足以迷住肯尼思的魅力。她的乳房尚未发育成熟，身体瘦小单薄，况且只有 17 岁，在他眼里显得太嫩了！尽管如此，肯尼思还是在路易斯安那州呆了三个月。苏珊辞掉工作，与他一起搬回罗杰家。罗杰的妻子弗朗西丝是门罗一家汽车旅馆的会计，一度一个人养活四张嘴。过了约摸一个月，肯尼思渐渐想清楚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。逃亡期间，肯尼思一直与住在弗里伯恩的弟弟罗依保持联系，从他那里获悉自己的老朋友“猫眼”卡尔·洛克哈特正盘算着抢银行。

不久，报纸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一起特大抢劫银行案。“猫眼”伙同其他两名案犯闯入弗吉尼亚州格拉狄的荷雷银行，抢走 318,000 美元，创造了该州有史以来最大的银行抢劫案，洛克哈特后来为此蹲了 18 年监狱。

“我知道‘猫眼’得手的消息，一点也不觉得惊讶。这本是意料中的事。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，”肯尼思颇有先见之明。“他总想抢银行，发横财。孩提时代他就热衷于此事，向我提过无数次。”

特大抢劫案后不久，“猫眼”驾驶一辆锃亮的白色豪华型凯迪拉克轿车，得意洋洋地停在罗杰家门口。尽管他是通缉犯，罗依·史密斯仍然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四处兜风。他们到来时，苏珊与肯尼思正在厨房煮咖啡。“猫眼”一进门就抓住肯尼思的胳膊，不由分说地把他拖进里间卧室，要给肯尼思开一下眼界。他打开一只手提箱，里面满满地装着 10 万现钞，全部都是抢来的。肯尼思只是瞥一眼那一大叠钞票，一言不发地转身

走回厨房。

“‘猫眼’一踏进路易斯安那州就迫不及待地想尽快挥霍掉那笔不义之财，”肯尼思回想道，“他恳求我跟他一道去芝加哥快活几天，但我不能这么做。他想买毒品，撤下那笔钱就扬长而去。可笑的是，他不信任我，每隔一小时就得打电话来探听动静。”

显然，“猫眼”的担心是有原因的。他走后，苏珊确实曾试图带上那一箱现钞，驾驶豪华轿车溜之大吉，幸好被肯尼思及时截住。“猫眼”从芝加哥带回一盎司可卡因，慷慨地与苏珊、肯尼思、罗杰等人一起享受。一帮人乌烟瘴气地吸了整整五天的毒。清醒之后，“猫眼”提到投资这笔钱的意图，但肯尼思的任何建议他都不愿采纳。

“我真心实意地想帮他，提议他去买六栋活动房屋来出租，这样能有一份收入。照他如此挥霍无度，我敢肯定他马上就会身无分文，又得设法去抢另一家银行。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冒险行动，说不准哪天就被逮住了。他这个人存不住钱。”

“猫眼”显然急需花掉这笔钱。他去芝加哥以每克100块的高价买了一盎司可卡因，而且还出手大方，付给500块小费。据肯尼思透露，“猫眼”从芝加哥回来后，吹嘘他花了280块买一盎司可卡因，尽管原来卖主只报价150块。“因为卖主是个漂亮的姐儿，他想讨她欢心。”肯尼思一语道破天机。

“猫眼”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短暂停留期间，最不愁的就是找花钱的地方。他与肯尼思赌牌，一输就是上万块，出手爽快极了。最后，他跟罗依去田纳西州的亨德森维尔，把所剩的10万块全部用来嫖娼吸毒，纸醉金迷，花天酒地，高级妓女和上